

第三卷

艾明之文集

· 长篇小说 ·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第三卷

艾明之文集

· 长篇小说 ·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 篇

第 一 章

—

柳早早做了一个梦。

有道是：人生如梦！说来也怪，在她经历了十九个充满险波恶浪凄风苦雨的晨昏里，却从未和梦发生过关系，她总是和梦无缘！

唉，这真是一种缺憾！一个没有梦的人生，就像是一幅没有油彩的画，一幢没有窗户的房，一锅没有下盐的汤！

听说别人做了个梦，她心里就痒痒，羡慕得很！她总要刨根究底追问对方梦见了啥。无论悲的、喜的、苦的、乐的、轻快的、恐怖的、可信或不可信的，她都听得灵魂出窍，入魔走神。清秀的脸罩着一片梦似的朦胧，小小的嘴张得像朵喇叭花，美丽的眼睛像两颗启明星熠熠闪亮！我也要做个梦，做一个任谁也没有做过也做不出来的梦，那该多有意思啊！然而，梦总是和她无缘。头一落枕，她就酣然入睡，一夜无梦到天明。

她感到懊丧，且有些愤愤然。人穷，连做个梦都没有份儿？她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姑娘。有几次，她横了心，一上床就对自己说，今晚非要做个梦不可，编也编一个出来。她起眉动眼地望着屋顶，开始编织当晚准备做的梦了。要不做一个梦，明天非把这对眼珠子抠出来喂狗不行！早早一次又一次对自己，也对冥冥中的主宰发出恫吓。她的决心和狠劲果然起了作用。眼皮渐渐滞重，屋顶上的烂稻草、竹桁条，周围的小白木柜、破方凳、柴灶、锅盆、旧布鞋、烂菜皮、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，都像从水里升起，晃动，摇曳，浮沉。世界在溶化，来了，近了。她仿佛听到了梦的呼吸和它的脚步声。她感到一阵欣喜和骄傲：到底把梦盼来了！就在转瞬间，一股浓重的睡意骤然落

到她眼脸上，她连挣扎一下都来不及，就坠落到一个黑黑、长长、暖暖、软软的深渊里去了。她忘却一切，连同做梦的决心和狠劲。

又是一夜无梦到天明！

就在早早对梦伤心得几乎完全断念的时候，梦却出其不意地撞进她的睡乡，撞进一个刚满 19 岁姑娘的心坎上。

她好像回到苏州河，回到原来住的那间小破屋。她知道这就是她出生的地方。柳金松死后，时不时有些不三不四的人，冲进她们这间小破屋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吆喝：“小土匪婆也想跟着造反啊！滚你们的！滚远一点！”

有时睡到半夜，豁啦啦一阵震响，窗子砸破了。碎玻璃碴子和着一些断砖碎瓦飞进屋子，落在床上、灶上、身上……

“小寡妇，这么早就上床睡了吗？快出来陪老子耍耍！”

有人逼尖了嗓子，淫声浪气地唱《活捉张三郎》。

一对寡妇孤女能支撑多久！殷玉花和早早终于被赶离苏州河，赶出了那间寒碜然而难舍的小破屋。她们迁徙了好几个地方。奇怪的是，她们身上仿佛有静电感应，每次住不多久，总又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像马蜂一样叮上来折磨她们。最后还是朱好婆帮的忙（愿上苍保佑她在天之灵安息吧），在英租界、日租界和华界三交接而又三不管的棚户区，找了一间“滚地龙”^①勉强安顿了她们。那些来历不明的人对她们渐渐也失去了追逐和纠缠的兴趣。这一对孤苦无告的母女总算过了几年凄苦然而平静的日子。

现在早早又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州河畔。

苏州河依然日日夜夜地流。发黑的河水依然发出一股尸衣般的腐臭。但在早早眼里，这一切都依然那么亲切、甜蜜！她扳着手指计算离开这里几年了？一年，两年……从 1927 年到 1936 年，啊，整整九年了！她就是喝这发黑的河水吸着这带尸臭的空气长大的啊！她在这河边看过多少日出与日落，度过多少清晨与黄昏！苏州河就是

^① 一种用草席、纸板、旧竹、零星木料胡乱拼建起来的所谓住房，乍看就像一段截下来的旧隧道。

她童年的伴侣。谁说她没有童年。有！纵然是泡在苦水里的，再苦的童年在回忆里也是甜的。苏州河可以为她作证！

苏州河没有变。阳光落在河面上碎成无数小金片，波光潋潋，闪闪烁烁。河水温柔地唱着永不疲倦的歌。早早的眼睛不知不觉湿润了。她感到有愧，离开这条河太久，太久了。有如遇到久违的亲人，她心里涌出许多想说的话！她要把这些年来，她和殷玉花相依为命苦苦撑持的艰辛，一一告诉她。她要把这些年来所受的屈辱、折磨、颠沛流离，一古脑儿向她倾诉！她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河的东首蓦然飘来一阵嘹亮的唢呐声。唢呐声里有一股熟悉的魅力吸引了早早。她扑在河堤上循声望去。啊！她的心一下紧缩起来。她看到了柳金松，看到了在1927年4月12日那个悲惨的夜晚死去的爸爸柳金松。

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柳金松早已死去了。在她看来，柳金松依然那样年轻、英俊、生气勃勃。他身上紫绦色的肉栗，依然凝聚着充沛的活力。他的笑容在阳光下依然那样灿烂，生动。他双手捧着那枚小唢呐，鼓着腮帮，快活地吹奏着早早从小就熟悉的那支曲子：

“打倒列强！打倒列强！

除军阀！除军阀，

革命一定成功，齐欢唱！”

旋律是简单的，曲调是刻板的，但柳金松吹奏起来，却有着无穷的变化和色彩！早早伸出手，狂喜地叫道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她冲进苏州河，溅起了一片碎金似的水花。奇异的是，她并没有下沉，也不觉得害怕。水花溅在她身上，飞散了，滚落了，不留一点水湿的痕迹。早早兴奋地在河面上奔着，跑着，就像奔跑在一幅金色的软缎或一片云彩上。河水托着她，就像托着一头欢蹦乱跳的小麋鹿。“爸爸！爸爸！”早早更加撒欢大喊。

柳金松不说话，也不挪动，兀自半闭着眼吹着唢呐，脸上挂着不变的笑容。早早叫着，笑着，继续朝他奔去。但她不久发现，苏州河

好像永远跑不到头，她奔得满头大汗，却老在原地趑趄不前，她和柳金松间的距离总也不见缩短。早早又着急又害怕，哭着叫了起来：“爸爸，我怎么跑不到你身边啊！”

柳金松慢慢放下唢呐，用一种奇特而深沉的眼光，默默谛视着她。早早从来没有见过柳金松有这样深沉的眼睛。她更害怕了。而柳金松脸上的表情也渐渐在变化，笑容消失了，一道又悲愤又爱怜的阴影落在他脸上。他噤着嘴，想说却说不出。两行泪水沿着脸颊滚下来，颗颗泪珠红得如同鲜血，滴进了苏州河。

早早恐怖极了，大声发喊道：“爸爸，别哭，你眼睛都哭出血了！”

柳金松点点头，用手扒开身上的蓝布短衫，早早打了个悸冷。她清清楚楚地看见，柳金松的一颗心挂在胸膛上，急速地跳动着，就像挂在玻璃橱窗上。心在汨汨地流血，流出来的血却是白的……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早早忘命地扑向前去。突然訇的一声巨响，宛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半空爆炸，一道强烈的弧光刺痛了早早的眼睛；等她睁开眼来，苏州河、柳金松、唢呐、红的泪、白的血……一齐都消失了。

早早从梦中惊醒。

用搪糠壳填塞的枕头，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。早早摸摸自己的脸，却摸了一巴掌的水。心还在咚咚急跳。她惘然叹了口气，转过身，伸手去拥抱睡在旁边的殷玉花，却抱了个空。

“妈！”早早喊，用臂肘支起身子。

殷玉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起床，独坐在窗前。清明时节雨纷纷。但这一阵天气却出奇的好。明亮的月色，从小窗洞里泻进来，正好落在殷玉花脸上、手上、身上，就像给她笼了一袭银色的薄纱。

殷玉花今年还不满40岁，柳金松的早逝，两个孩子丢的丢，卖的卖，这几年她和早早的苦苦捱度，岁月无情，她那苍白的额门上已经过早地刻上皱纹。她那略带水肿的眼睑已经有点松疲，虽然脸上仍依稀保持着年轻时姣美的轮廓，毕竟憔悴苍老得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她手里拿着一小叠用草纸裁成的绛黄色小方块儿，脚边搁着一

只蓝花粗瓷碗，盛着从菜场刮下来的带鱼鳞。她正把这些腥膻的银色的带鱼鳞涂在一张张小块上。在她脚边，已经铺满了一大片。在月光下，这些涂了带鱼鳞的纸块儿就像跌落在地上的一片死蝴蝶。有时，她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望着窗洞外的月光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在想什么，又像什么也没想。

“妈！”早早又轻轻叫了一声。

殷玉花的身子微微一震，从遐思中惊醒过来。“还早哩，倒马桶的还没有来，你再睡一会儿！”殷玉花幽幽地说。没有回过头来。

“妈，你不睡觉，又爬起来做啥？”

“睡不着！”她又继续往小纸块上涂带鱼鳞，“给你爸爸再做些锡箔！”

“昨天不是买过半刀了？”早早诧异地侧着头。

“我怕不够！……你爸爸那儿也要用钱，要用一年啦！”殷玉花又一次抬起头，透过窗洞，呆呆望着夜空，仿佛要在这冥茫的苍穹里找到自己的亲人。

早早心里好像被什么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，刺得好疼。她沉默了一阵，毕竟还是忍不住。

“妈，你别做了，人家说，用带鱼鳞涂的锡箔不顶用！”

殷玉花急遽地回过身来，苍白的脸子透出惊恐的神色：“别听人家胡说！看，涂上去，一干，不跟买的一样！”

稍停，她又叹了口气：“买的果真好！我们买不起啊！今年锡箔又涨了价！金松会体谅我们的！”

刚才的梦蓦地又兜上心头。早早仿佛又看到了苏州河，看到了柳金松。她掀开被子，赤着脚，纵身跳下床，披了一件蓝底小白花的破棉袄，跑到殷玉花身边，紧紧抱住了她。

“妈，我做了个梦。”

早早是殷玉花生活里唯一的支撑和安慰。她紧紧搂着早早，心痛地说道：“当心着凉！快回去，还可以再躺一会儿，今天有好长的路要走哩！”

早早跺脚，噘嘴，做出生气的样子：“妈，你要不要听嘛！我做了个梦！”

“姑娘家胡思乱想个啥！……说吧，我听！”殷玉花故作不耐烦地白了早早一眼，旋又开始把带鱼鳞涂在小纸块上。

早早望着殷玉花，梦里那些神秘的情景又闪现在眼前。她又庄重又神秘地放低了声音：“妈，我梦见了爸爸！”

殷玉花一哆嗦，手上的黄纸块儿洒了一地。

“别瞎说！”殷玉花嗓音都变了。

“真的！”早早坚持地说。她还年轻，她不知道自己的梦在殷玉花心上的分量；“爸爸还那样年轻，乐呵呵的，就在苏州河那边吹唢呐，我叫他，他不应，只管吹唢呐！”

殷玉花窒息地喘着气，脸上满是泪水了：“清明节，他回家了，回家了！他不知道我们被赶出了苏州河，他又回到老屋子来看我们哪！”殷玉花颤声抽噎着，“他跟你说了些啥？”殷玉花忽然停住！紧张地盯着早早。

早早摇摇头：“没有说啥！”

她无意地睨了殷玉花一眼。殷玉花脸上那种失望的悲痛的神情，强烈地震动了她，不由己的立刻改口道：“呵，爸爸说了，跟我说了好多好多话哩！”

殷玉花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喘息着问：“说了？说了些啥？”

早早感到妈妈的手，像发疟似地颤抖，泪眼里透出异样的期待的光泽。她心里有些发慌。说什么呢？

“是……是说了。不过，我……我忘了。”她心虚地躲闪着。

殷玉花连连摇晃她的手，好像要把她忘却的全部摇晃出来。

“唉，傻丫头！爸爸说的话，你怎么好忘了！快想想，定会想出来的！”

早早的目光在殷玉花泪迹斑斑的脸上停留了好一会。她明白，不说几句殷玉花希望听到的话，妈会痛苦一辈子的。
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。”她半眯着眼，脑子飞快地转动着。

“快说，快说！”殷玉花苍白的脸激动得泛出红潮，早早觉得，这些年来，她还从没有看见妈这样激动过。

“爸爸说……他……他过得很好。”早早一面想，一面结结巴巴地编造道：“他说，他很想念我们，想念妈妈。”早早轻轻嘘了一口气，她忽然觉得有许多话从心里往外涌，仿佛柳金松当真的跟她说过。“爸爸说，他最不放心妈妈，说妈妈总是折磨自己，他希望妈妈不要惦记他，要懂得爱惜自己，要快快活活过日子……”

殷玉花一把搂住早早，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。“对，是你爸爸说的！你爸爸就是这样说话，口气一点没变！他活着的时候，就总是这样说我，责备我！可是，他走了，我能快活得起来吗？”

多少年沉淀在心底的思念、哀伤、悲痛、孤苦，一齐迸发了。殷玉花猛地推开早早，站起身，一头栽在床上，更加伤心地痛哭起来。

“你爸爸……还说，还说了些啥？快，快想想！……”殷玉花一面哭，一面求救似的向早早伸出痉挛的手。

早早被殷玉花悲痛的爆发惊呆了。她第一次清楚地感到，柳金松的死亡，在殷玉花心里砍下的伤痕有多深！早早感到痛苦而且羞愧。早早原想编几句谎话，给妈带来一点安慰，一点愉悦。万万没有想到竟始料不及地捅破了一个很深的伤口。她觉得自己蠢极了，她的心情因而变得又惶恐，又失悔，又窝火。

“妈，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啦！”她拍拍手，又鼓起勇气添了一句：“你别伤心了，要不爸爸知道了会不高兴的！”

一句话涌到喉咙口：妈，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早早知道，只要一提这个问题，素来温柔，对女儿简直是百依百顺的殷玉花，一下子就严厉起来。你还小，别多问这些事。反正你爸爸不是坏人，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，从来没有。早早心里很不服气，在殷玉花口吻里，她好像是个侏儒，永远长不大似的。可她现在已经19岁了，有些女孩子早就当新娘，做妈妈了。可她到现在还弄不清楚自己亲爸爸的死因。她不敢问别人，而殷玉花呢，每次都变得严厉，冷淡，毫不通融。有时对早早的提问甚至露出愤恨的神

色，吓得早早再也不敢问了。

“你老折磨自己，爸爸能放心么？”她叹口气，再一次提醒殷玉花。这一招确实很灵验。殷玉花果然强自镇静下来。她坐起身，用巴掌抹去脸上泪水，刚要说些什么，屋外骤然一声巨响，噤住了她。

“妈！”早早惊叫着扑在殷玉花身上。这一声，又使她想起刚才的梦。梦里不是也有那么一声巨响，把一切都震碎了么？

“妈，啥声音？”早早胆战心惊地问。

接着又是两声巨响。响声被夜的沉寂扩大了几倍，听来很有点威势。殷玉花侧耳谛听了一阵，然后宽慰地摸摸早早的头：“没事！吴叔叔用水冲洗车子！”

仿佛是附和殷玉花的回答，在公用水喉处，果然又传来放水的哗哗声。吴叔叔今天为啥这么早就起来冲洗车子了呢！早早嘟哝着。殷玉花不作声，仿佛压根没听见。周围沉寂了一阵。俄顷，一阵辘辘的车轮声从远处传来，一个中年妇女沙哑的嗓子猝然从昏暗中爆炸开来：“拎出来！……”

殷玉花惊醒地跳起身，略带惶惶地说：“倒马桶的来了！我们得赶快！我去倒马桶，你赶快洗脸，准备走！”

殷玉花以一种出奇的敏捷，将散漫在地上的那些涂了带鱼鳞的纸块儿匆匆收集拢来。

二

收拾停当，屋外已经透出熹微的曙色。

母女俩都穿上仅有的最好的衣服。殷玉花穿的是一件农村土织的蓝罩衫，黑竹布裤子，紺青色的鞋袜。一小朵白棉斜簪在她的头发上，表示了对亲人的悼念。头发刚蘸了刨花水梳过，晶润溜滑。早早凝视着殷玉花，忍不住夸赞道：“妈，你今天又年轻，又漂亮！怪不得爸爸喜欢你！”

殷玉花似嗔非嗔地瞪了她一眼：“别瞎七搭八！看看上坟的东西都带全了么？”

早早也穿上春节时只穿过一次的新阴丹士林布罩衫，乡下土织的带小格子的蓝灰色裤子，一双白线袜，一对带襟的黑布鞋。她已经高出殷玉花半头了。身上已经显现出少女苗条的曲线，两颗尖锥形的影子更无法掩饰地在胸前支突出来。

殷玉花望着女儿由于营养不良而略带菜色，但仍然充满生气的清丽的脸，心里涌起几分骄傲、欣喜、又夹着几分辛酸、忧戚。那细挑的长眉，水灵灵的丹凤眼，笔直的鼻梁，那有着好看的弧线的小嘴，多漂亮的姑娘啊！要是生在富裕人家，她可以享受多少幸福和欢乐；在这儿，她的命运又有什么可以告慰的呢？

早早将几小块红烧肉，二两土烧，四只糯米青团，半刀买来的锡箔，一小叠刚刚在灶上烘干的涂了带鱼鳞的纸块儿，一副线香、蜡烛，全都装进小菜篮里，又盖上一块从马路上捡来的马粪纸板。这就是她们今天上坟带给柳金松的全部供奉了。早早拎起篮子，发现殷玉花痴痴地望着自己发怔，便一跺脚，装出不耐烦地叫道：“妈，刚才死催活赶，现在人家收拾好了，你又不走了！”

用一根铁丝扣住门，她们便动身起程了。反正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她们用不着为财产的安全操心。紫色的夜雾还没有完全消散，乳灰色的曙光已从四陲升起：周围一片用稻草、毛竹、席片、纸板搭起来的“滚地龙”，在朦胧的薄明中，如同一群受伤的野兽偃卧在泥泞肮脏的荒地上。她们刚走出几步，一个双手捧着头蹲在暗角里的中年汉子，突然出现在她们面前，把母女俩都吓了一跳。“这就走吗？”

中年汉子叫吴天满，就住在斜对角的一间“滚地龙”里。这东北佬长得又高又大，皮肤黝黑，一对被酒精烧红的眼睛，一副坚实的大黄牙。他是“普善山庄”收尸队的卡车司机。

“吴叔叔！”早早叫了他一声。

“早！”殷玉花看了他一眼，立刻低下头，“路很长，还是早一点走的好！”殷玉花半回答半解释地对吴天满说。

“昨晚不是跟你说好，可以坐我的车子去嘛！呶，刚才我已经把

车子里里外外都冲洗干净啦!”吴天满说着就伸手去接早早手里的菜篮。

早早高兴得跳了起来:“好啊!妈,我们坐吴叔叔的车子走,我都好久没有坐过汽车了!”

没有想到,殷玉花却给了她一声严厉的斥责:“你瞎嚷个啥!我们不坐车子!”

殷玉花回过脸,带着几分不自然的做作的亲热对吴天满微微弯了弯腰:“谢谢你!我们还是走去的好!”

早早哪里死得了这个心。坐在卡车里,迎着清晨的微风,披着满身朝霞,穿过南京路,沿着黄浦江飞快地奔驰,该是多么赏心悦目呵!妈为什么要拒绝呢?早早心里很不以为然。但殷玉花脸上少有的威严把她到了嘴边的话又堵了回去。

“你是嫌我的车子拉死人的,不干净,不愿坐是吗?”吴天满声音里充满了委屈和悲哀,“可我两点多钟就起来冲洗车子,洗得干干净净的,到处都用肥皂擦过。”他伸手指了指停在不远处的一辆旧卡车。

殷玉花脸上掠过一道暧昧的神情,像感激又像歉疚。早早甚至觉得,似乎有过一阵犹疑,想答应吴天满的邀请。但最后她还是拒绝了:

“不!你千万别这样说!”殷玉花慌惶地摇了摇头,“我只是……只是想走动走动!我好久都没有出门走走了!”

“我知道,我干的活儿谁都看不起,人家都嫌我身上有邪,有死人味!”

吴天满回到原来的暗角蹲下,双手捧着头。在暗淡的晨光中,他那宽大的肩膀在剧烈地抽搐着,发出难听的呜咽。

“不不不,”殷玉花一时慌了神,“你千万别那么想,你每天来我家玩,我们见外了,怠慢过你吗?这些年你给我们母女俩的帮助,我们一刻也没有忘啊!”殷玉花朝前走上两步,像要拉起他,但随又改变了主意,蓦然站住。

吴天满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，失望和悲哀压垮了他，只是一味捧着头，抽动着肩膀、伤心地呜咽着。

早早对吴天满充满了同情，她听说，吴天满的老婆就因为受不了他身上的死人味，偷偷跟人跑了的。不过也有人说，这女人跟吴天满结婚前，就不是一个正经货色。她是跟一个跑沪芜线的轮船水手跑掉的。这以后，吴天满整天泡在酒缸里，他挣的几个钱，都喝酒喝光了。

殷玉花搬来后不久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吴天满忽然戒了酒。

早早看看蹲在地上的吴天满，决心再作一次努力：“妈，吴叔叔已经把车子洗干净了，我们就……”

不等她说完，殷玉花就悄悄捏了一下早早的手腕，捏的那么重，痛得早早差点叫出声来。

“别多嘴！我们快走！”殷玉花压着嗓子，凑在早早耳边狠狠地说，一面拉着早早绕过吴天满，急急朝外走去。

那辆破卡车就停在路口，车身上用黑漆写着“普善山庄”几个字，已经泛白褪色。车身上下的确冲洗得干干净净。早早不禁又可怜起吴天满，不自禁地伸手摸一摸车身，仿佛这样多少可以给吴天满一点抚慰。拐弯时回头一望，吴天满依然蹲在那里，双手捧着头，像一尊化石，一动不动。

殷玉花心里也不好受。她做了一桩自己极不愿做的事，伤了吴天满的心。她们母女俩孤苦无依地搬到这陌生的地方来，一直受到吴天满殚精尽力的照顾。他帮她们修理好又破又漏的“滚地龙”。刚开始，她们母女俩找不到活干，每天上菜场捡一些黄菜皮，烂土豆，有一顿没一顿的煎熬着过日子。是吴天满替她们从普善山庄里张罗来一些零星活：做几副垫肩啦！补补手套、围裙啦……别小觑这些零星活挣不了几个小钱，当时可真救了母女俩的命！殷玉花不止一次感激地想，要不是遇到了吴天满，她们娘俩早就骨头喂了狗啦！有一次吴天满还将早早送进附近一家小学念书。他对殷玉花说，这家小学是他的一个亲戚办的，同意免收一切学杂费用，让早早插班试读。

这消息,简直把早早乐疯了。她只在工人子弟学校念了不到两年书,那还是九年前柳金松还没去世时的事儿。打母女俩被迫离开苏州河,她也就和学校分手了。可是,她忘不了那两年的学校生活。当她在马路上遇见背着书包的男女学生从自己面前走过,当她经过学校的围墙,听着琅琅的读书声,悠扬的风琴声伴随着快乐的歌声从里面传出来,她就羡慕得想流泪。现在她又有机会进学校了,不是业余的工人子弟学校,而是正正式式的新派小学。她高兴得像喝了酒,整天傻呵呵地笑得闭不拢嘴。

初进学校时她受过许多奚落和讪笑。因为她是班里年纪最大,长得最高,胸部最发育,而且是女生中唯一来了“例假”的小学生。同学们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斜睨她。早早淡然一笑,全不放心上。只要能读书,什么都可以忍受。事实上,这些歧视和嘲弄并没有持续很久。她很快就以功课成绩优良,正直,热情,急公好义,敢说敢为而成了班上的女中翘楚。

可惜早早的学校生涯没有能维持好久。殷玉花无意中发现了吴天满的秘密。什么亲戚办的私立小学,什么免收一切学杂费等等,全是一派骗人的谎话。有一次吴天满和早早闲聊,知道早早在工人子弟学校读过两年书,至今对读书仍充满了渴慕。于是,他偷偷借了印子钱^①代早早向小学报了名。他知道殷玉花的性格,决不平白无故接受别人的帮助。几晚的苦思,才想出了亲戚办学校免费接收早早的故事。谎言常常是短命的。殷玉花一旦发现这个秘密,便毫不犹豫地让早早退学。

这对早早当然是一个残酷的打击。书本给她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她越来越意识到,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更丰富、更瑰丽、更神奇、更复杂、更有价值的事物,等待着她去发现、开拓。现在她又一次感到被关在门外的痛苦。尤其使她为难的是,她不能违逆殷玉花的决定。坎坷的生活使她早熟。她明白继续上学不仅对吴天满是一份

^① 上海一种小额高利贷,利息极重。

过于沉重的负担,而且,她和殷玉花究竟以什么身份来接受这份帮助,也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。尽管吴天满庄严地声明,声泪俱下地恳求,她们用不着操这份心,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活,拉死人挣的钱足够维持早早在学校的一切费用。然而,早早在经过内心一番挣扎和斗争,终于含泪站到玉花一边,坚决宣布不再上学了。那天晚上,她直挺挺躺在床上,胸前紧紧抱着教科书和一本本被教师用红笔批了“优”字的练习本,悄悄哭了半夜。

这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去年又是吴天满托了人情,让早早冒名顶替一名病死的工人柳亚兰进了五洲丝织厂。

年年清明,殷玉花和她女儿早早,都要徒步穿过整个上海,到江边荒坟堆去给柳金松扫墓。路这么远,她们却从不肯化三五个铜板买一张电车票。每次回来,母女俩累得只剩一口气。有一次殷玉花走脱了力,在床上躺了三天才恢复过来。吴天满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为什么不能用卡车送一送她们呢?花不了多少汽油,也不影响他出车收集无名路尸。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他始终鼓不起勇气对殷玉花说这件事。话到嘴边,又囫囵咽回去。今年他算是下了大决心,趁着早早到厂里上工,家里没人,赶紧跑来对殷玉花说:“早早妈,明天扫墓,我用车子送你们去!”

好像害怕被人逮住,不等殷玉花回答,立刻转身走出。

殷玉花断然拒绝吴天满这番好意,委实伤透了我的心。吴天满和殷玉花母女已经认识五六年了,难道她们还是不信任他不理解他?可是,在殷玉花心里却另有苦衷。我有啥办法?她对自己说。我不是去逛公园,不是上街买东西,走亲戚,这是清明节给金松、给我死去的唯一亲人上坟啊!为什么这就不能坐吴天满的车了呢?因为这车是收埋路尸的?因为这车,这司机身上有死人味?也许是,也许不完全是。殷玉花说不清楚。她只隐约觉得,坐了吴天满的车子去上坟,那是给柳金松的亵渎。而柳金松是她心里唯一的光明、温暖、幸福,她不能丝毫玷污他。

早早拎着菜篮子尾随殷玉花身后默默走着。早春的晨风犹带着